

一部真实的军工史

——品读阿莹长篇小说《长安》

□ 艾尔拜尔·米吉提

我和阿莹两次成为中央党校同班同学,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仔细想来,其实在同学情谊之上,还有一种文学情怀,让我们走得很近。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阿莹是一个勤奋的作者,他的作品题材涉猎广泛,创作出大型歌剧《胭脂姨婆绥德汉》,话剧《秦岭深处》《红箭红箭》,新编历史剧《李白在长安》,大型秦腔新编历史剧《李白长安行》,散文集《俄罗斯日记》《大秦之道》,中篇小说《进山》等等。而长篇小说《长安》更是他的扛鼎之作,被誉为“慷慨激昂的军工之歌”,“一部共和国军工的‘创业史’”。

我应当是《长安》最早的读者之一。2020年底,我看完《长安》付梓之前的电子版,被深深触动。整部作品恢宏的气势、精心的构思、真实的细节、丝丝缕缕的情感令人难以忘怀,呈现出一部真实的军工史。

关于《长安》有这样一些关键词。真实。真实是《长安》的生命线。阿莹自己就是军工人,对军工领域十分熟悉,对那里的人和事熟稔于心,由此他的小说写得非常真实。从主人公忽大年带领转业军人在方土地上创业军工伊始,讲述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透过忽大年命运的沉浮冷暖,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面。历史如此逼真地以艺术形式还原在读者面前,让老读者忆起当年既兴奋又扼腕;让年轻一代读者看到了闻所未闻的真实故事,会让他们感到感动和震撼。这也是作者的本意,更是作品所蕴含的艺术力量。

独特。由于是写军工生活,这部作品便有了独特性。故事主线围绕着八号工程展开来,循序渐进,丝丝入扣,气势磅礴,一泻千里。这个工程在太重要了,多少人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要想法子守住才算真本事。这是作者的慨叹,也是作品中人物的的心声。这个



《长安》,阿莹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

被冠以八号的工程,是国家的绝密项目,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忙碌的人,都清楚手中的一锹一铲都是国家机密。一排排厂房就在人迹罕至的韩信坟下生长出来,伴随着忽大年这位总指挥的脚步,绝密工程完成了厂房建设,顶天立地矗立在古城东郊。这种独特的历史视角叙述,让这部作品具有了特殊品质。

冷峻。作品的格调是既热烈而又冷峻。有忽大年他们的热血沸腾,挥汗如雨,也有他起伏的命运遭际。忽大年和黄老虎、哈运来、钱万里之间交织的情节,无不卷起惊天波澜,让读者也体味到了涌动暗流绞杀的力量,由此,作品透着一股难得的冷峻。忽大年人生所遇到的冷峻时刻,令读者对这位共和国的功勋肃然起敬,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钢铁般的意志,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严酷。作品以一种大无畏的气势,描写了一种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严酷,而忽小月的命运和结局诠释了这种严酷。她小时候被哥哥送给了戏班,解放后进了军工厂,成了俄语翻译,还陷入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在苏联实习期间被人诬告,墙上贴出的侮辱人格的大字报,成为彻底压垮忽小月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从烟囱上纵身一跃,成为长安筹建以来最为惨烈的悲剧。忽小月的悲剧结局,令读者扼腕叹息。

从容。从容是《长安》行文的一大特质。小说叙述从容,不紧不慢,徐徐渐进,娓娓道来。让读者紧跟作者笔端,逐渐走向故事深处,没有那么多的飞跃腾挪,眼花缭乱,而是静静地享受阅读的愉悦。小说从容叙述带给读者阅读的体验,《长安》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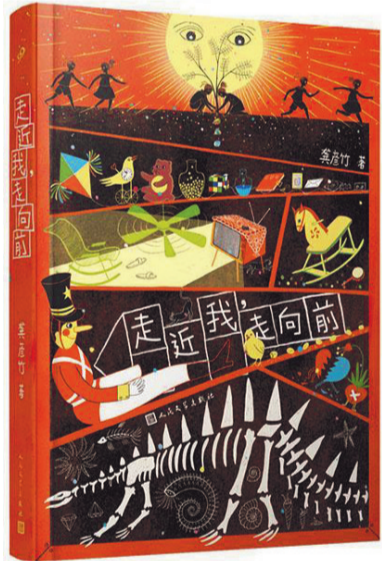
责任。责任重于泰山,忽大年孤身抢险拆弹的情节令人触目惊心。此时的忽大年由书记降为厂长,身处逆境之时,他把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决然地去拆除炸弹,体现了他的高度责任心,他把责任看得非常神圣。以后的岁月尽管没有了弹雨硝烟,却是丝毫不比扛枪打仗轻松。忽大年带领队伍马不停蹄在西安建起了长安机械厂,他始终觉得到西安建厂,装备要是上不去,就愧对躺在地下的战友。二代火箭弹最终研制成功,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忽大年是早有预见的,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似乎整个靶场的人都蜂拥而上,人挨人围住,簇拥着忽大年朝山下走去。小说结尾余音袅袅,悠远绵长,读者看到长安人嘴角笑意盈盈,脸颊却是泪水涟涟,充满一种成功道路上的心酸与无尽的喜悦……

(作者系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00后」形象与文学的「轻」与「重」

——评龚彦竹《走近我,走向前》

□ 刘诗宇



《走近我,走向前》,龚彦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近来专门有“小孩哥”“小孩姐”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那些早慧的“10后”们,他们能讲解高等数学、人文历史,完成高难度的体育动作,情绪稳定、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坚定不移;而对于“00后”,网上最热的词则是“脆皮大学生”,意思是他们在真正面临“社会毒打”之前,已经由于生活能力匮乏、身体孱弱,而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

人们在短视频或信息平台上,看着这些令人意外的事情,发出欢快或鄙夷的笑。但我认为这未必反映了社会真实的状况,现在互联网叙事对于“00后”一代来说不太公平,人们或许已经忘记,这些“脆皮大学生”们也是在各种兴趣班、补习班和中考、高考的“独木桥”中拼杀过来的一代,他们也曾从小就“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大学生就业难、生育率下降等严峻的现实问题,让什么变得稀有、珍贵,又让什么沉默、下沉?所谓时势造英雄,指的或许正是每一代人、每一个群体的形象,都是有选择性的信息与叙事构成的,我们在舆论中看到的“00后”,不见得就是真的“00后”。

形象和叙事都是文学层面的问题。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走近我,走向前》的作者龚彦竹就是一名“00后”,小说以近似自传的形式,讲的也是“00后”的人和事。小说从“我”的幼儿园时代一直写到中学时代,从家庭关系到学校生活,真实地还原了一个“00后”的心灵世界,“我”既不是引人瞩目的“小孩姐”,也不是遭人调侃的“脆皮大学生”,“我”就是“我”,是和每个时代里的人都相同又不同的丰富个体。若与那些书写家国风云、社会变化的作品放在一起看,《走近我,

走向前》未免显得过于温柔、平淡了些,但是若从“00后”形象的建构角度来看,我们就从中发现一些深意。

在中国文学中有一个关于少年的形象谱系。在《二十四孝》《红楼梦》这些文本中,那些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或吟诗作对、才高八斗的儿童形象和成年人没什么分别,这大概一方面出于伦理观念和艺术手段的考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儿童”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是后来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城市文明迅速发展之后才被“发明”出来的,由之衍生的保护意识与限制态度也是过去没有的。古典文学中的儿童形象延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在《鸡毛信》《雨来没有死》或《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等作品中,少年英雄们扮演着比成年人更重要的角色。

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莫言、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塑造出了一批有明显别于之前的少年形象。以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为例,这些少年一方面体现着人性中的动物性与顽强生命力,一方面又有着文明世界中的敏感与脆弱,他们的潜意识中既有原始的“力必多”与“荷尔蒙”,更有一个特殊时代政治生活留下的刻痕。来到世纪之交,韩寒、郭敬明们的“青春写作”,在言情叙事中又给出了另一种少年形象。而关于今日之少年,虽然我们有很多发达的儿童文学市场,但或许既不玄幻,也不言情、又非伤痕的少年形象叙事并不多见。

《走近我,走向前》中的“我”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有着和谐的家庭关系,生活中偶尔父母的苛责、老师的怀疑、同学的疏远就构成了“我”经历过的全部“风暴”。从历史和社会的大视野来看,这种生活无疑算是风平浪静,然而从上述的谱系来看,这种风平浪静或许正有其独特的意义。这些公共视野中看似轻于鸿毛之事,对于特定时间阶段的个体,就是重于泰山的,往往文学处理的就是在公共与个人、“轻”与“重”之间的辩证关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无论性别、年龄、阶层。这些在文学面前都是平等的,少了任何一种,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说都是有缺憾的。从这个角度看,龚彦竹的《走近我,走向前》中塑造出的“00后”形象,相比当下充斥于互联网的“00后”叙事有补足和纠偏意义;同时我也期待并相信龚彦竹的写作不是个例,随着越来越多“00后”走进文学,他们将在“轻”与“重”的辩证法中写出更丰富、立体的“这代人”。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孟广顺的长篇小说《苦辣婚姻》,以婚姻、家庭、情感、事业为主线,塑造了五位栩栩如生、丰满立体的现代都市丽人群像。

这五位都市丽人都拥有姣好的身材和美丽的容貌,追求独立、时尚、性感;她们都拥有较高的文化层次,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小说展示了新时代都市女性的崭新形象。女性地位已经得到提升,但在现实生活中,与男性相比,她们依然面临职场、家庭、婚姻的压力。小说中的五位都市丽人,在各自的婚姻生活中,都遭遇了各自的不幸。念薇经常与丈夫吵架互撕;如霜和雪柳离婚后,孩子与事业兼顾,忙得焦头烂额,生活成了一地鸡毛;陷入无性婚姻生活中的曼香,内心在寻找红颜知己上蠢蠢欲动。她们的婚姻家庭状态,用另一位都市丽人迎梦的话来概括,就是“一个个被婚姻折磨得如此痛苦、煎熬、无奈、孤独……”而迎梦自己,也因为高不成低不就,“看上她的男人满足不了她的需求;她看上的富人或富商,对方又怕人太漂亮婚后拴不住。”经历了几番苦战,吹了谈之后,患上了“婚姻恐惧症”。小说揭示了当下都市女性在婚姻和育儿时的焦虑以及两性之间交流的困境。

小说揭示了男女交往中的人性本质。譬如,“女人对男人的好感,往往来自于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或是活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宽阔的胸襟、干练的做事风格等,无关年龄,无关地位,无关所有的一切。”“自卑的人往往如此,自己越是不行,越嫉妒妒行的人,处处防着看着,不能让行的人好过自己。”“假如你去夜场看看,在金钱面前,女人的长相算得了什么。去妇产科看看,在欲望面前,健康又算得了什么。去工地看看,在生活面前,尊严又算得了什么。”一般来说,描写都市丽人题材的小说,往往都写得风花雪月、轻灵飘逸,这部长篇小说也具备这样的底色。但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像上述关于人性思考的语句,使得文本在轻灵飘逸之间,也弥漫出一种能够让读者跳出浅阅读,从而进行哲思的氛围。

小说中的五位都市丽人三观正确,为了追求梦想,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们身上都具有团结合作的精神

塑造新时代都市女性群像

——读孟广顺的长篇小说《苦辣婚姻》

□ 俞 胜

和不屈不挠的品德。像念薇在闺蜜群中说,“人待在家里最舒服,但这不是做人的目的;只有不断自我挑战,自我突破,一定能实现人生的价值。”雪柳“常常把工作当作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倾心做好每一件事,珍惜每一次合作机会,通过工作品味成长中的点滴进步,从成功中获得满足和快感,分享团队的努力与成就。”如霜认为,“当咱们向命运低头,认为自己是环境的牺牲品,屈服于宿命论带来的厄运时,咱们就丢弃了希望与理想,习惯了听天由命,选择了停滞不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微不足道的。从你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有无数人目送你走上了一条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这条路看似普通,却又那样特别,以至于再也找不出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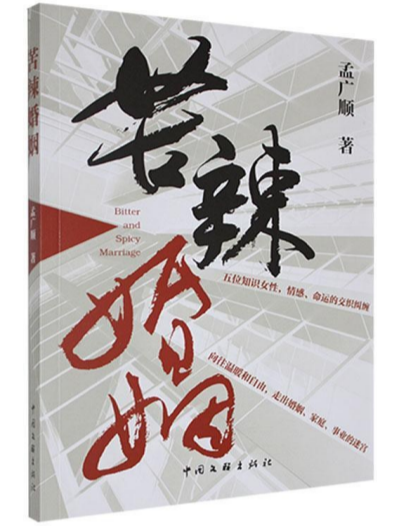
与它相同甚至是相似的路。它只属于我们,只能由我们自己来装点。”

五位都市丽人同进同退,在面对家庭、事业、职场的困境时,相互鼓励,共同成长,相扶走出困境。念薇在企业经营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时,迎梦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当迎梦面临感情困扰时,也是姐妹们一起为她排解。五位丽人之间无话不谈,她们渴望表达、渴望释放。小说中,五位都市丽人对自身欲望的追求和探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都市女性已经摆脱了“三从四德”的束缚,她们为了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再也不肯委曲求全。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能从她们身上看到“三从四德”的阴影紧紧尾随着她们。小说中的念薇与丈夫,两个人思想不同,观念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可念薇为了维持婚姻,仍然选择忍气吞声。当两个人夫妻关系彻底决裂,分道扬镳时,念薇仍然心酸不已。五位都市丽人身上的保守与变通既体现了时代积极影响的一面,也体现了这些女性身上也有与陈规陋习妥协的一面。

《苦辣婚姻》中都市丽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为我们思考新时代女性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新的维度和探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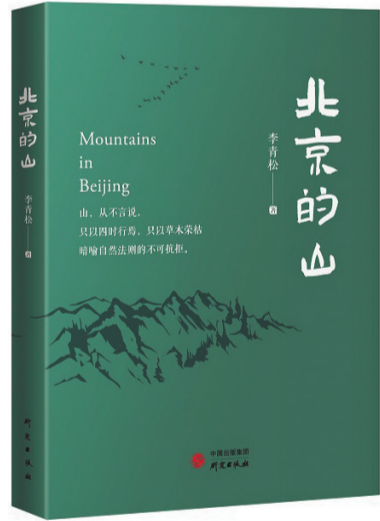
(作者系《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



《苦辣婚姻》,孟广顺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24年3月

山在,听青松说

□ 陈剑萍



《北京的山》,李青松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2月

《北京的山》是报告文学作家李青松的一本有关生态文学的作品集。书的架构分五大部分,即天地大美、树木果实、万物有灵、人与自然、经典人物。如果您要问,北京的山有哪些?一脉曰太行山,一脉曰燕山。两脉相交拥抱处构成一个山湾——北京城就是含在湾里的珠子。

有山必有水,动静两相宜。说起北京的山,名山当推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这三山均位于北京的西部,三点连成一线,古今来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说起来就像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

香山的“双清别墅”,是见证新中国诞生的地方;玉泉山的御用水浇灌着享誉盛名的“京西稻”;万寿山前的昆明湖为北京城充盈着温润灵气,荡漾生命的活力。京城重地,鲜活嫣然。

山,意味着什么?关于山,书里不仅有我们国家的万掌山、管湾山、太行山、祁连山、长白山,而且还有英国塞耳彭的诺尔山、巴尼特山、巴斯特山、波斯岗山……

关于水,书里不仅有黑龙江的哈拉河、北京的翠湖湿地、内蒙古的鸟梁素海,还有湛江的汕尾尾。

关于树,有油松、柏树、栎树、黄枹、漆树元宝树、水杉木,还有枣树、苹果树。

关于果,有枣、蓝莓、胡桃、刺梨、苹果、芒果和猕猴桃,更有奇特的八月炸。

关于动物,那可就更丰富了,哈拉河里有大马哈鱼、哲罗鱼、鳊鱼、嘎鱼、黑鱼,也有狗鱼和鲟鱼,河流两岸出没的花尾榛鸡、猫头鹰、紫貂、青鹿、狍子、狐狸、黑熊,松鼠,还有象牙、蟒蛇、蛤蚌、猴、长嘴(野猪)、老屋(燕子)、虎威、斗鹰,千奇百怪,精彩纷呈。

关于人,《山里人家》中朴厚忠诚的“从来就没有因为自己不能改变世界而放弃改变自己生活”的渔水生夫妇;《管湾山》里使用障眼法的林区管理局局长常志勇、林区的“活地图”“轻骑保育法”的创造者老书记周恭;《祁连山下的草原》中的牧民洛桑一家;《鸟梁素海》里湿地保护区编外管理员张长龙;《塘源口猕猴桃》中浪漫的“猕猴桃”和“猕猴桃”;《老屋谷》里救治折断翅膀老鹰的陈老爹;《猫头鹰》一篇中经历斗智斗勇、一波三折转变的三德子和村主任;《闽与闽人》里感谢功勋当比神农的陈振龙;《漆与漆人》里小康之家吴兴海一家;《芒果园里的女村主任》里可以使人想起冰心先生名篇《小桔灯》的凌丹玲。

青春和汗水替河山妆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2023年北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44.9%。

说起法国影人、拍摄过《迁徙的鸟》的导演雅克·贝汉逝世的那天,作者的声音渐低甚至有些哽咽。那天他处理完手头的工作,下班后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由于被雅克·贝汉的生态保护理念感动,竟然一个人默默地流眼泪,挥泪之间奋笔疾书写下怀念文章。

而在《破口枣事》中,作为儿子的他用深情的文字描述,如油画一般呈现,“我父亲是木匠,他使用的刨子就是用枣木做的刨床子,颜色暗红,天然而细密的纹理,愈用愈是光亮。他躬身弯腰,双手用力向前推刨子的侧影,我是那么熟悉。嘿!嘿!一卷卷的刨花就从刨眼里开出来了。”

他趣谈香山放猴,“它们会从香山经玉泉山一路直奔万寿山,我们就站在万寿山上恭候它们,它们会脚不沾地一直在林间悠荡,脚不沾土地到达万寿山脚下,一幅多么浪漫、温馨的画卷。”

这本451页装帧精美的大书,780克,捧在手沉甸甸的,在山、水、林、田、湖、草、沙间,飞禽走兽欢腾、瓜果飘香、人物精彩绝伦,掩书合卷,细细回味,其中“人与自然”部分里有几篇独立的故事,最后的结局如果悬而不写,尤其是《象牙》一篇,在大象引领岩岩回到了大森林里即戛然而止,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空间,也许更好。

什么是伦理?什么是文明?“山一定知道,山里的喜鹊一定知道,山里的蜜蜂一定知道,山里的松鼠一定知道。”

“山,意味着什么?山,代表着某种高度;山代表着某种思想;山,代表着某种品格和精神……我们置身于山中时,山也置于我们心中了。”

“山,从不言说,只以四时行焉,只以草木荣枯喻自然法则的不可抗拒。”

“历史包含着人类以往的全部荣耀与苦难。在一定意义上说,北京的山是历史的发生地,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山,是观察历史的坐标。”

“生态需要空间的分布,也需要时间的积累。”

“地球的事情并不虚幻缥缈——山的事情就是地球的事情,我们脚下的事情就是地球的事情。”

春天里,让我们爬上去。山,在山的后面还是山。

山在,听青松说。
(作者系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